

散文选

1976—1984



中国文联出版公司

散文选

中国文联出版公司

责任编辑：董会平 薛 兵

封面设计：曹 方

散 文 选 (1976—1984)

中国文联出版公司出版

(北京东单新开路胡同77号)

中国作家协会江苏分会编辑

江苏省新华书店发行 南京七二一四工厂印刷

850×1168毫米 32开本 7印张 5插页 143千字

1987年8月第1版 1987年8月江苏第1次印刷

印数：(白板纸本) 1—2,100册 (平装本) 1—7,000册

统一书号：10355·921 定价：(白板纸本) 1.95元

(平装本) 1.55元

编 辑 说 明

为了检阅江苏文学创作成果，展示江苏作家创作风貌，并为江苏文学事业积累资料，作协江苏分会特编纂一套《扬子江文学总汇》。

这套系列性的文学总汇，包括小说、诗、散文、报告文学、理论研究等各文学门类。

选编的方式，有个人专集（选集、多卷集），有按年代、按文学品种汇编的综合性选集，以及新创作集。

《总汇》将根据每年创作及理论研究的实际情况而定，不硬性排名次、定先后，个人专集，可一年编一册，也可间隔数年再编一册；按文学门类合编的选集，可一年编一集，也可数年编一集，皆以创作实际成绩为准。

文学创作之河永远长流，载创作实绩之舟的《总汇》，亦将在此长河中鼓棹同进。积十年二十年之力，或可一窥新时期江苏文学发展全貌。此为编委会诸同志共同之心愿。

中国作家协会江苏分会
《扬子江文学总汇》编辑委员会

一九八五年八月

目 录

0271/28

艾 煊	壮哉中华门	(1)
艾 煊	朝普陀	(6)
海 笑	东照宫的三猿	(17)
	——访日散记	
海 笑	春夜苦闹思银杏	(21)
章品镇	花木丛中人常在	(28)
	——追怀周瘦鹃先生	
忆明珠	个园话竹	(40)
魏毓庆	官花寂寞红	(45)
李克因	细雨潼关道	(51)
李克因	蝉海新绿	(56)
叶至诚	跟父亲学写	(61)
赵翼如	味，在酸咸苦辣间	(71)
赵翼如	家乡的阁楼	(80)
吕锦华	刻在海宁石塘的情思	(84)
吕锦华	天目山寻秋	(90)
薛尔康	潺潺流泉边	(95)
苏 叶	告别老屋	(100)

张成珠	悬河岸边城下城	(107)
顾 炯	在音响的波涛中游向 彼岸	(115)
	——贝多芬在维也纳	
李鸿声	机船	(121)
李 萌	芭蕉雨	(126)
凤 章	蟹忆	(130)
古 平	树·画·人	(133)
古 平	忆金静芬	(136)
山 谷	天平小识	(142)
谭亚新	相思巷履声	(148)
李文瑞	常州赋	(154)
殷志扬	岩画断想录	(159)
陈 肃	清秋	(163)
蔡海葆	伏牛白	(167)
黄铁男	野花三题	(175)
章左声	水蜜桃的故事	(179)
高 风	久违了，小面人！	(185)
朱剑钟	芦苇的赞歌	(193)
朱国瑾	香火	(198)
杨煜泰	童趣	(203)
张泽民	咸亨酒店新主顾	(206)
赵绍龙	花鼓声中	(215)

壮哉中华门

●艾 煊

关闭了将近半个世纪的中华门，今年春节起，城门重新打开了。

城门，是城防堡垒，又是进出城市的交通咽喉。城门的作用不过如此，似乎并没有什么特别奇妙的地方。但南京城是世界第一大城，中华门又是中国最大的一个城门，自然它就引人注意了。

除夕那天，我登上了中华门的最高处，仔细探访了城头上下。这城门确实宏伟，四道石砌拱门，围成了三道瓮城。瓮城四壁，块石垒成的古墙，森严，沉闷。每道瓮城，都设置了三层城门：两层木门，一层用绞关启动的铁门。随时随刻可以将城门严密切锁，或拒敌于城外，或歼敌于瓮城内。

巨砖砌成的隧道式穹形大厅，共有二十七处，分置于城门的上下左右各处，名叫藏兵洞。这二十七座屯兵大厅，平时可作卫戍部队营房，战时可以屯驻预备队。城门左右两边，各有一条一百多公尺长的登城坡道，一旦遇警，立刻可以从城下跨上战

马，飞驰直上城头迎敌。古代骑兵列队急奔城头的场面，想来是十分壮观的。

城门最上层，还有一座辉煌雄伟的三层镞楼。此楼在一九三七年十二月，已被进攻南京的日本松井石根大将的炮火所摧毁。现在，我们只能从战前拍摄的那些照片上，鉴赏这座砖木结构的壮丽镞楼了。

这样一座层层设防，步步置垒的城门，在古代的刀矛弓箭面前，确可称之为无敌城门。

我们部队曾攻克过许多设防坚固的城池，但从没见过象中华门这样坚固复杂，守备严密的城门。

时代虽已进入二十世纪，但由于武器落后，在很长时间内，我们部队的攻城方法还是十分原始的。抗日战争时期攻城，多是采取里应外合、智赚城门；或是架桥越城壕，竖云梯爬城头。云梯攻城法，三千年前我们的祖先早就采用了，直到我们的手上，还是以它为主要的攻城战具。解放战争中学会了爆破，这黄色炸药的威力，是不下于重轰炸机的，但用它攻城，使用起来就远远不象飞机那样灵活自如了。用爆破法攻城，先要挖一条坑道，从城河底下通过去，直通到守敌城墙基脚下。用棺材满装炸药，点燃导线，轰塌城墙。随即发起冲锋，从爆破口冲进城内。

再以后，到了解放战争后期，缴获敌人的大炮多了，这样一来，攻城方法也就更自由了。调动几百门大、小炮，集中轰击它一点，立刻轰坍一段城墙，步兵就从这个又深又宽的豁口冲锋登城，占领城市。

部队攻克南京城，那又是另一种打法了。并不曾直接用

炮轰击，百万大军在长江中下游两侧，以战略包围逼敌撤守，南京城也就不攻而克了。

站在中华门城楼最高处，追想南京城史，从朱元璋造好这世界第一大城以来，整整六百年过去了，这高峻的城墙，这巍峨的城门，究竟发挥过多少惊天动地的作用？朱元璋刚刚进入孝陵，闭合上墓门，他的四儿子朱棣马上领兵杀向首都。高墙深濠的南京城，未能护卫住建文帝的皇冠，朱允炆下落从此成谜。此后，好象没有一个皇帝或将军，真的想在南京城内凭墙对垒固守过。大概只有洪秀全似乎有些固守的傻劲。孤守城内，而让敌屯重兵于城下，围困、相持达数年之久。往昔的天王虽不乏雄图大略，但此时却舍不得弃此六十七华里的小天下，而纵横驰骋于千万里的大天地中。

恐怕没有一个聪明的统治者，真的愿在都下与敌决胜。强固边防，筑垒御敌，这是中华民族由来已久的爱好和平传统。开边疆、营屯田、兴长城、筑柳条，无非都是阻敌于境外，使国内人民得以安居乐业。

在首都筑高墙、重垒、深濠，究竟不可能不是为了御外侮，实际上，恐怕主要是为了对内防止人民反抗暴政的起义行动。六百年前，当此世界第一大城初筑成之时，中华门重楼金碧辉煌，油漆未干，朱元璋于镞楼上醉宴群臣，踌躇满志地吟诵策士朱升献赠的那句巩固封建统治的策略性格言：

“高筑墙，广积粮，缓称王”。此时，世界第一大城业已筑成，龙袍、皇冠亦已穿戴齐整，他那卑微的愿望，也许就是以城御民变吧。

六百年过去了，中华门巨石筑成的门墙上，石缝中长出了

耐风耐旱耐瘠的顽强大树。桐油、石灰、糯米汁搅拌的三合土灰浆，尽管仍旧十分牢固地粘住了砖头，但拱顶上的砖缝里，在六百年的岁月中，也慢悠悠地渗出一些三合土的胶液。它并没有滴落下来，象钟乳样凝成珠，凝成柱，倒挂在藏兵洞的穹顶上，使人工的藏兵洞，增添了自然界的溶洞风光。

第一座瓮城内，那条弯曲的登城坡道，显然是后人加筑的。增筑了那条坡道，便使全部瓮城失去了防卫意义。但对今天的游览者，却提供了登城的捷径。

今天的登楼观赏者，在赞美这古城门的雄伟时，毫不念及当初筑城者的动机意图。铁打的一统江山，永固的金城汤池，都已成了历史陈迹。并且，在现代科学面前，任何坚固的古代城堡城垒，也都变成了不设防的普通民房的围篱、居室。时间不过六百年，科学技术早把永固的城防，连同永固的皇权一道，轻轻抛撒到历史的烟尘中。

站在中华门城楼上极目四顾，赞美的，不是洪武大帝的雄图伟业，而是那些在当时的技术条件下建此伟城的古代无名工匠们。在城楼上沉思时，我忽发异想，如果朱元璋是个古代的工程师，如果他是这世界第一大城、第一大城门的工艺设计师，也许他会更受到人们的怀念和尊敬吧。也许今天那些面向未来的学者们，正在认真地研究他那古老的筑城经验。请看，一千三百多年前石匠李春设计建造的赵州桥，被人们视为世界桥梁建筑的创举。他的拱桥经验，不是被今天的工程师们发展为双曲拱，而且应用到现代化的铁路建设中的么。

这六百年的古城墙、古城门，留给我们对古代建筑师的无尽赞美，使我们今天的玄武湖、莫愁湖、前湖、琵琶湖增添若干朝晖夕霞的墙堞美景，也使钟山、秦淮增添一层古代文化的灿烂光辉。这，恐怕也是洪武大帝始料所不及的吧。

朝普陀

●艾 煊

送 子 殿

普陀山几十座飞檐斗拱的庙宇中，唯一的一处建筑异端是送子殿。这是一幢本世纪初年建造的、西式四层大楼。钢筋水泥的结构，配以玻璃门窗。环廊宽阔，屋宇高爽。阳台上亭，可以观沧海的万千变化，日出海上，月映沙滩，大雨滂沱，暴风怒涛，一一在耳在目。过了半个世纪，这建筑，今天依旧十分结实、壮伟。这座大楼，是一位还愿的大富翁布施的。

那位十里洋场的大富翁，有了钱，一切心满意足。唯一的憾事是，人过中年，身边无子。于是选派一位姨太太来普陀礼佛求子。

姨太太来到海上仙山时，那位救苦救难的观世音，大概云游天外，普渡生民去了。便由一位年少俊僧代观音施法，向诚心礼佛的大富翁赐赠一子。

这位阔佬继续有人，喜出望外，立即拨巨款起楼台，施舍了一座现代化的馆舍式大楼。

这座庭院优美，房间整洁舒适的大楼，日日为万里游旅、八方香客服务。我辈虽非佛门子弟，今日也有幸分受其惠。

各地旅游者，来普陀观景兼进香，于佛前焚香礼拜时，总忘不了为那位送子的俊僧立一炷香，感谢他为香客游客，募化来这么一处舒适漂亮的行旅下榻之所。

紫 竹 林

观世音，是佛国的艺术舞台上戏路最宽的演员，可以扮作凶恶的夜叉，也可以扮作艳丽的美女；可以称帝王，也可以为后妃；可以千手千眼洞察一切、无所不能，也可以闲卧莲上无所事事。甚至性别也使人捉摸不准，可以是男子，也可以是女人。在外国为男人，在中国为女子。即使在中国，也今古不同，古代观音须眉庄严，后世观音裙衫飘逸。香港印制的观音像，那就变成了选美赛会上着轻纱的当代美女。

观音扮相变化极多，因时因地而异。佛经上说有三十三种应身，三十三种化身。他的名字，也有观世音与观自在之别，两者各有不同的释义。

佛国中佛的数量，据说多如恒河沙数。比我们凡人世界的人口总数，还要多上许多倍。

在那么众多的佛中，如果投票，选举一位“信得过”的佛，那么，人们顶礼膜拜最多的佛，恐怕就数观音了。

雍和宫的佛，靠兽性暴力，强迫妇女皈依，只能令人厌恶。若干名山宝刹诸佛，常端坐莲座上，只顾个人闭目修身，对世人苦难痛痒漠不关心。如此佛类，人们当必敬而远之。

只有观世音最聪明，树帜曰救苦救难，而且变幻成各种与人相亲近的化身。手执法瓶，杨枝水遍洒人间。每人头上一滴两滴，虽不足以解渴，但有慰渴的精神作用。于是，人们有痛感的肉体渴死，而没有痛感的灵魂却消渴了，得到解救了。哦，观世音菩萨，你是深深了解芸芸众生的心理的。

从此，观世音被人们尊为普陀山的山主。普陀山几十座大小寺院，几乎都离不开他的造像。

紫竹林，是观音到普陀山最早落户的禅院。这里紫竹森森，龙啸凤吟，海潮涨落，香烟缭绕。这里的圣迹，自有一番历史意义。观世音自愿降尘入凡，那当然也就只好与凡人同难共劫了。在那一场抄家运动中，观音禅房也难免被抄，庙毁了，紫竹砍伐了，紫竹林禅院的庄严被破坏了。观音大士无家可归，只好坐在落迦山的礁石上，以苦咸的海潮揩洗泪脸。救难救劫法力无边的观音，也如我辈凡夫俗子，无法使自己免劫免难。

落难的观音，正枯坐在潮来潮去的海滩礁石上，等待善男信女重修庙宇，重塑金身，以便重享人间香火。

香 客

一条花岗石铺砌的石阶，宽阔、平整，可容五六人并

行。一千多级石阶，由山脚下直通达佛顶山头的慧济禅寺。

一位个条瘦长的老太，夹在若干还愿的香客中，三步一跪拜，膝行向山顶。

老太穿着一件黑纱长衫，这是进香妇女特地缝制的夏季朝山礼服。她身上背一只黄布香袋，外边写着“朝山进香”四个字，里头装的是香烛、粽子和揩汗用的毛巾。

她和那些虔诚的老太一样，走三步，跪下，叩一次头，合掌礼拜一次。一千多级石阶，毫不含糊，毫不松懈，毫不偷工减料，自觉自愿，由山脚跪拜到山顶。满脸通红，遍体热汗。直到慧济寺大殿，最后一次在观音塑像前三跪九叩后，才算礼成。

老太立起身来，用毛巾揩了揩满脸热汗。从黄布朝山进香袋里，抓出几只长圆筒形的宁波粽子，朝大殿左边的泥塑师傅打了个招呼，那师傅正高踞在脚手架上，塑观音的应身像。

这位从宁波乡下来的、五十多岁的老泥塑艺人，向老太婆点点头，不声不响地走下脚手架，立到妻子面前。沾满烂泥的双手，在围裙上擦了擦。他伸手接过粽子，也不向妻子问好，也不和妻子说什么。解开箬叶，一边吃，一边细品那座自己塑造的佛像。

佛像身上堆叠了许多坑坑洼洼的烂泥，弄得象害了满身脓疮似的。作为佛的手臂骨骼的棍子，突出体外，还未用烂泥和麻丝包裹住。这座毛坯佛，就是塑成后令人焚香膜拜的观世音应身像。

穿黑长衫的老太也不说话，站在丈夫的背后，欣赏丈夫

手创的艺术杰作。丈夫上山塑像，已经三个月未回家了，她想把家中情景向老头讲一讲。但老头一心一意专注在佛身上，她不想打搅他，等泥塑匠吃过粽子再说吧。

看来，这对老夫老妻生活是很和谐的。

夫妻，是生活中长期的合作者。丈夫塑个菩萨，让妻子爬上一千多级台阶，三步一跪的礼拜。这，也是一种和谐的合作。

沙 弥

佛门虽然清静，但夏天做佛事，还是蛮辛苦的。三伏天，大殿里挤满了围观的香客和游客。男女青年拎着录音机，挽着手臂，低语浅笑。穿着漂亮时装，身上洒了香水，嘴里嗦着冰棒的女孩，全不顾佛事的庄严性。他们是游客，买了门票来看法事的。这正和买了门票进电影院，有同样的权利，有同样的愉快心情。

小沙弥了慧，对佛事一向很认真，很专心。那些围观游客的嬉笑声，全都进不了他的耳朵孔。但一位女游客吸引了他的注意力。他在念诵经文时，从微闭的眼缝中，看到了那位很象自己姐姐的女游客，就立在身边。连她身上那种刺鼻花露水的香味也象。他不由得把眼睑撑开些。许久不曾见到过、也不曾想到过的苦命姐姐，陡然来到了眼前，分了他的心。他感到周身烦躁。不是看到了这个有点象姐姐的游客，而是往年俗家的姐弟琐事，一下象电影般涌到眼前。电影，很久没有看到过了。电影、电视，都是与和尚生活绝缘的。

突然间，他意识到自己分了神，遍体流着热汗。大伏天，穿着长长的袈裟，不停地念经、跪拜，又热又累。主持佛事的大和尚，背后有一台呼呼响的落地电扇。一位师兄提着这台电扇，跟在大和尚的身后转。大和尚虽然修炼有功，但也觉得这天气热得难熬。了慧和别的僧众们，当然是与电扇绝缘的。

本来已收了心，这台落地电扇，又使他分了神。

初入山门时，师傅看他很聪明，据说原打算给他取个法名叫法慧。但他讨厌这个慧字。就是多了这点知识，才惹出许多烦恼，才发愿遁入空门的。师傅是通达的，随即改叫他“了慧”，聪明、智慧，都让它结束吧。

师傅是个好人，很通人情。一九六七年他三十六岁时，被人赶出了寺院，勒令还俗，勒令结婚，还勒令生一个小劳动力，以弥补他寄生虫生活的罪恶。师傅脾气好，都遵令一一照办了。现在，师傅又被劝回到这个空荡荡的庙里来。幸好佛像重又塑起来了。

了慧想起了师傅的经历，正在神驰，忽然大鼓、木鱼、铙钹一齐震响。师傅、师叔、师兄弟们，一齐将念经的声音提高了八度。他心一惊，眼一睁，猛然看到大殿上光华照耀，红光满堂。是佛光的奇迹出现了。仔细一看，佛头上又并无光轮出现。红光来自“佛光普照”的匾额上，那是霓虹灯放射出来的红光。哦，不是佛光普照，是人造电灯的光明，是人光普照。

他正在闭目遐想，一个人悄无声息地走到他的面前，他没有发觉。那人塞了一件什么东西到他手上，他感觉到了。